

「港獨」綑綁「佔中」禍害深遠 堅守國家安全應放首位

張學修 全國政協委員



■張學修

日前有國際調查報告指出，本港在最新的全球最宜居城市排名中跌至33位，去年的第17位大跌16位。該機構的亞洲區域總監指出，「佔領」行動是香港排名下跌的最大原因。事實上，「佔中」對本港禍害深遠，不但法治遭到嚴重挑釁，更暴露「港獨」思潮已經綑綁「佔中」，將所謂爭取民主變成在香港社會鼓吹挑戰「一國」主權，煽動「獨立建國」。梁振英特首在新一份施政報告中特別指出：「香港是法治社會，只要依法守法，把握機遇，敢於抉擇，我們就可以推進民主，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施政報告旗幟鮮明指出香港要發展，必須堅持法治，必須尊重國家安全和整體利益。違法「佔中」的慘痛教訓說明，香港社會必須堅守「一國」原則，把國家安全放在第一位，只有切實維護國家統一和主權，香港才能得到真正的發展。

施政報告提醒社會應警惕「香港自決」等錯誤主張，引起各界熱烈討論。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亦明確表示，國家的主權不容侵犯，國家的安全不能妥協，「港獨」牽涉到整個香港的利益，甚至國家的整體利益，需要從大局角度着眼，不可掉以輕心，但相信香港絕大多數人不認同「港獨」。他並呼籲學生和反對派多了解國家，而不是採取對抗的態度；又呼籲反對派積極參加第二輪政改諮詢，不要放棄普選機會，共同邁出政改推進的第一步。

「港獨」綑綁「佔中」具反動性質

《學苑》刊物近年一直大力鼓吹所謂「香港自決」，以至「武裝革命」、「獨立建國」。而違法「佔中」行動其中一個主要搞手：學聯秘書長周永康，他便曾任《學苑》的副總編輯，是《學苑》變成「港獨」喉舌的「始作俑者」。在去年「佔中」爆發之前，《學苑》發表了大量「探討」「港獨」的文章

專題，鼓吹「港獨」理論，並且在文中積極探討「港獨」的可行性，甚至公然叫囂未來的香港不會再有「民主回歸」，取而代之的是「命運自決」。

另一方面，「佔中」搞手在行動中，一直高舉所謂「命運自決」、「港人自決」，不必理會人大決定的旗號，暴露其本質上就是挑戰中央對港管治權、排斥中央權力，變相宣傳「港獨」思潮，挑撥兩地之間的互信關係，分裂香港社會。種種證據顯示，「佔中」並非表面追求所謂「真普選」那麼簡單，而是具有「反動」性質，不但觸犯了多條公安條例，更是公然煽動分裂國家，罪證確鑿。執法部門應盡快完成對有關搞手的搜證調查，將「雙學」頭頭、「佔中三丑」、反對派政黨人士，以及在幕後金援「佔中」的一干人等，繩之以法，以彰顯法治的尊嚴。

呼籲社會保持警惕是特首職責

「佔中」行動遺留下來的不僅是法治問題，更涉及

國家安全的問題。「佔中」是一場有組織、有預謀的違法行動，目的是奪取香港的管治權，並且有外部勢力的插手干預，其影響是複雜的，也是不可低估的。特首在完成「佔中」清場後的施政報告中，更加側重於「法治」和「一國」概念，並且點名批評《學苑》刊物，就是要呼籲各界保持警惕，防止「港獨」思潮進一步蔓延，同時憂心大專院校的學生被教唆甚至「洗腦」，一針見血地點出「佔中」的本質，揭示了「佔中」搞手見不得光的圖謀，具有強烈的針對性和警示作用。反對派借此上綱上線，指是「限制言論自由」，不過暴露其心虛理虧。

目前政改第二階段諮詢正如如火如荼進行，中央政府一直不遺餘力地推動香港的民主，促進政制發展。本港理應抓住機遇，合力商討出合法、合適、合理的方案，為香港的政制發展做出貢獻。但反對派卻選擇了相反的行徑，大力杯葛諮詢，繼續在議會內發動「不合作運動」，這對於落實普選百害而無一利。反對派如果不想成為「普選殺手」、「反民主派」，就應該放下成見，在關鍵時刻能夠為大局着想，做出明智選擇。

反對派不要成為「普選殺手」

回歸以後，香港的發展一日千里，並且受惠於中央的政策優惠，協助香港渡過一個又一個難關。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不可能脫離國家，相信這是絕大部分港人都認同的事實。香港人就是中國人，正如內地其它省份的人士一樣，有不同的文化、語言、發展背景，但都是同根同生，榮辱與共。香港要推動政制發展，必須依法辦事，按照基本法和國家憲法為基礎，絕不能凌駕於國家和憲法之上，否則就是

將香港視作一個獨立政治實體。對此，任何負責任的政府都不可能置之不理。

香港的政制必須切實維護國家安全，這需要通過具體措施落實，包括對於「一國」概念的深入認識；政改討論必須尊重國家憲法、尊重基本法和人大決定；同時也要尊重內地的制度、文化上的差異。必須指出的是，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是中國國民的基本責任。「港獨」言論正是對國家安全的挑釁，而違法「佔中」所暴露出來的「港獨」底牌，更值得廣大市民警惕，並且共同遏止。

「分離主義」只會帶來災害

香港是繁榮富裕的都市，年輕一代在「溫室」的環境中長大，可能認為「動亂」、「流離失所」等詞彙離自己很遠，對於香港所取得的成就並不珍惜。實際上，世界上仍有很多國家或地區正處於戰爭和內亂當中，人民連基本的生存條件都無法獲得。香港年輕一代，應放眼世界，看看其他國家地區的教訓，「分離主義」只會帶來災害，青年應珍惜現有的一切，學習專業知識、努力工作，投入到香港建設上去，不要成為別有用心政客的工具。

各界人士也應積極發聲，譴責鼓吹「港獨」的言論和行為。現時香港的政制發展正處於關鍵階段，人心回歸的工作仍有待推進。另外安老扶貧政策、土地房屋政策、基建工程等，都需要政府及各界人士合力解決，需要各方合作。香港社會是時候放下政爭，聚焦於發展，不要被「港獨」等歪風惡浪阻礙香港發展。

極端「本土主義」百害無一利

盧偉國博士 立法會議員（工程界） 香港經濟民生聯盟副主席

立法會有反對派議員一再提出「制訂政策時需以『港人優先』為依歸」的議案，在具體內容上往往似是而非、甚至混淆視聽，令本人覺得不吐不快。本來，市民要求特區政府在制訂政策、規劃社會發展、分配公共資源的時候，適當優先考慮本港居民的需要無可厚非，但同時，我們卻必須保持警惕，以免走向另一極端，讓某些人以此作為肆意排外或挑起香港與內地矛盾的借口，影響經濟民生。

例如，不少反對派議員振振有辭，要求政府「停止規劃盲目以中港融合為目標的『大白象工程』」，避免再有基建項目持續延工超支、浪費公帑，甚至以此作為他們在議會發起「拉布戰」和「不合作運動」的堂皇借口。我認為，把進一步發揮香港在區域中策略性地位的基建項目批評為「大白象工程」，是盲目的指控，無的放矢！以港珠澳大橋為例，當局在今年1月16日向交通事務委員會匯報，就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工程項目的核准預算費，打算向立法會申請追加撥款54.6億元，難免引起公眾關注。

政治造成超支 豈可隻字不提

平心而論，大型公共工程因無法預料的因素而增加成本，並非罕見。不過，港珠澳大橋的發展堪稱一波三折，從醞釀、討論、論證，經前後多年，項目終於在2007年列入本港十大基建，主橋工程本來於2009年12月展開，但同年底，在某些反對派議員的支持下，本港有居民申請法律援助，進行司法覆核。官司纏訟幾近兩年，直至2011年9月，政府才上訴得直，工程最終在同年底得以重啟，相關工程延遲差不多兩年才開展，須額外透過加人、加班及增加工程設施等辦法來壓縮工程時間

表，由六年工期減至五年，政府希望能把實質完工延誤減至一年。相關香港口岸工程核准預算的304億元中，有65億元是由於司法覆核造成的額外開支。政治干擾造成延工超支、浪費公帑，豈可隻字不提！

港珠澳大橋由香港、澳門和內地三方商定，工程亦由三地政府分工負責，因為三方都明白，珠江三角洲西部經濟潛力巨大，大橋作為跨海陸路運輸的新通道，有助於推動三地經濟可持續發展。以香港而言，一旦港珠澳大橋和屯門至赤鱗角連接路先後落成，大嶼山將成為往來本港、澳門和珠三角西部的必經之地，發展「橋頭經濟」的價值絕對不容忽視。對於在珠海、中山和江門等地經營的本港大中小企業，也帶來很多便利。香港的各行各業，包括金融、貿易、物流、工程、建造、旅遊、零售、工商專業及支援服務等，均可獲益。如果盲目地說這是「大白象工程」，不但無法以理服人，而且抹殺了工程和建造業界對香港經濟發展的貢獻。

警惕非理性的排外情緒

此外，一些反對派議員建議修改東江水的購水協議，把協議改為按供水量收費，以減少本港在購買東江水方面的開支。我

認為，這建議沒有全面而恰當地反映現實情況。東江水佔本港食水供應約70%至80%，當局自2006年開始，採用「統包總額」方式，由港方向粵方每年支付一筆款項，按需要輸入東江水，至供水協議訂明的每年供水量上限。若要改為「按量付款」，就不會訂明每年供水量，一旦遇上嚴重旱災，香港勢必要與廣東省其他城市爭逐東江水；同時，粵方自然要考慮實際供水量不確定、要確保有合理收入等因素來釐定單位水價，香港隨時「得不償失」。部分反對派議員又建議，讓海水化淡成為本港重要水源。然而，據現有資料顯示，從本地集水區、東江水及透過海水化淡產生的飲用水單位成本分別為每立方米4元、8元及12元，海水化淡在目前並不符合成本效益。不過，隨着科技進步，海水化淡長遠可望成為本港的重要水源之一，我支持政府在將軍澳設立海水化淡廠，但就算工程順利開展，也要到2020年才投入運作，而且年產量只佔本港食用水量約5%。因此，有必要確保香港獲得可靠和具彈性的東江水供應。

這些事例顯示，香港作為一個缺乏天然資源的外向型經濟體，必須制止極端的本土主義和非理性的排外情緒，否則不但影響經濟民生，亦有損社會和諧，更會損害香港和鄰近地區的互惠合作關係，可謂有百害而無一利。

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割除「港獨」毒瘤

黃熾華

行政長官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向港人敲響了警惕《學苑》鼓吹「港獨」警鐘之後僅十餘天，「天兵怒氣衝霄漢」，護衛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正義之聲遍及港九新界，成為勢不可擋的洪流，將一小撮打着「言論自由」旗號行裂國之實的亂臣賊子沖刷得原形畢露。《學苑》前副主編王俊杰不得不承認他「支持港獨」；公民黨黨魁梁家傑不得不表態他「反對香港獨立」。

港府和香港人已取得反「港獨」鬥爭的首戰勝利。然而他們人還在、心不死：君不見一眾參與「佔中」支持「港獨」的金主、老賊、嘍囉、走卒仍以「踢保」方式負隅頑抗，妄圖逃避法律制裁；而廣大愛國愛港、主持正義的港人或蔑視、或沉默、或認為「小魚翻不了大浪」，居安而未能思危。故廣泛、深入開展一場反對「港獨」鬥爭乃當前全港的重大任務，不可絲毫放鬆或半途而廢。

早在宋代，蘇東坡在《教守戰策》中就有震古鑒今的警語曰：「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將見於他日，今日不為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換言之，香港人知安而不知危，對「港獨」的主張聽

之任之，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

反「港獨」乃大至國家、近及港人之大事，大家不可不和、不能不察。歸納起來，「港獨」主張如果容忍其擴張、得逞，一是分裂國土，危害國家領土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削弱國家的繁榮富強；二讓亡我之心不死的外國反華勢力乘虛而入，借「港獨」為包圍、顛覆中國橋頭堡；三割斷香港人與內地同胞同是父母、夫妻、叔侄、兄弟、姊妹及姨媽姑爹的血緣親情，人倫盡喪；四割斷香港與祖國的血肉聯繫，使香港成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的死港；五因「港獨」分子依附外國反華勢力，使香港成為外國「殖民地」；六因「獨」與反「獨」之爭，港人分裂，演變成埃及、敘利亞、烏克蘭式衝突，血流成河、民不聊生；七香港人從此重複港英管治時代無民主、無選舉、無言論自由的「順民」或奴才……

說起來匪夷所思，但事實卻在進行：「佔領中環」打出「香港城邦建國」、舞「龍獅旗」高呼「香港獨立」、排斥內地同胞，咒罵他們為「黃禍、蝗蟲」、衝擊解放軍總部，《學苑》更提出「繳獲警察、解放軍武器對抗廣州軍區13萬正規軍，兩廣乘勢獨立」……紙上談兵正

化為行動，豈可掉以輕心？

孟子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旗幟鮮明，他用「春秋筆法」誅殺亂臣賊子，對一切不義的人和事主張懲誅，是為了維護「大一統」的社會秩序，促進了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生成。今天香港的「春秋」，就是基本法，它既開宗明義地表明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第一條更強調「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因而注定了《學苑》任何分裂的花言巧語都逃不開裂國、犯法的罪行。而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更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行為」，以及禁止外國政治組織在香港進行政治活動以及香港政治性組織與他們建立聯繫。中央政府以及基本法委員會早就洞察香港回歸後有可能出現的亂港分裂行為，鄧小平也曾一再提醒要提防有人搞事。因此，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於《學苑》鼓吹「港獨」之際更顯必要和刻不容緩。香港人要居安思危，就必須割除「港獨」毒瘤；而手術刀就是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操刀也是香港人自己。

先接受「政改是主流民意

愛護香港力量

羣策羣力 推動電影產業

蘇錦樑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反對派議員一面倒地要否決政改方案，堅持心目中所謂的「國際標準選舉」，甚至於第二輪諮詢還未開始之際，便急不及待地擺出強硬姿態，以不理性、不妥協、不尊重的「三不」態度全面杯葛政改方案，誓要不顧民調結果，不理主流民意，阻礙2017特首普選的實現。

環顧杯葛政改的反對派議員，其中不少人都是高舉「民主」旗號數十年的政壇老手，但正是這些將「民意」、「民主」掛在嘴邊的人，卻完全罔顧大部分選民們期待普選的民意民情，將市民們願意選擇「先接受」的政改方案，狠狠拒之門外。實不知這些「民主人士」的心中，如何定義「民主」？抑或，他們的「民主」只是遮掩個人政治私利的面具？

2017特首普選，可謂是香港民主進程的重大歷史飛躍，也正是基於對這一點的普遍認知，廣大市民願意對政改方案選擇「先接受」，期望推動政制改革邁出重要的第一步。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普選一旦落實，才能謀求進步和優化的空間。

「先接受」的觀念，其實是代表了一種循序漸進的智慧。以真實生活經驗比喻，就好像市民置業一樣，在經濟能力不佳時，先「上車」買「上車樓盤」，日後經濟能力改善了，再「小屋換大屋」；找工作時，在未累積足夠工作經驗及能力時，先「做住先」，日後再跳槽找高薪的優差。

現實生活中充滿「先接受」的例子，香港政壇中更不乏鮮活實例。例如早前李卓人議員及梁家傑議員替所屬組織將黎智英的捐款「袋住先」，說明反對派議員們顯然並不抗拒「袋住先」這種做法。而梁國雄議員除了「袋住先」黎智英的捐款外，更於旺角清場被捕後，靈活地對法庭開出的禁足旺角的保釋條件「袋住先」，之後才再批評保釋條件的不公，再申請放寬禁足的規定。

如此看來，反對派議員們完全可以接受不同形式的「袋住先」做法，但卻偏偏在主流民意選擇政改「先接受」的歷史關頭，選擇站在了民眾的對立面。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反對派議員們對民意肆意踐踏，必將自毀長城，票債票償，在未來的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中自食苦果。

電影作為一個產業，有其獨特的地位。電影不僅是商品，也反映香港的社會風貌，亦是向世界推廣香港的其中一個最有效的媒介，由電影衍生出來的授權產品也有很大的發展潛力。經過多番與業界人士商討後，我們在《施政報告》中，訂出了四項策略促進電影業的發展，並提出一些配合電影院發展的方向。

要全面支持電影業，我們可以從供應和需求兩方面來看。近年內地的電影市場迅速發展，拓闊了香港電影製作人和發行人的發展空間。不少香港電影人近年在內地發展事業，令本港電影人才出現青黃不接的問題。因此，培育年輕一代的電影工作者成為了特區政府推動本港電影業的工作重點。

新進電影創作人必須經過拍攝商業長片的實踐和鍛煉，才能成為專業的電影工作者。可是，由於一般中小型電影欠缺知名演員和動作場面，投資風險較高，形成投資者卻步和製作量偏低的局面，減少了年輕電影人參與商業長片製作的機會。

因應這情況，我們是從刺激電影製作和人才供應等三方面着手，以期為有志投身電影事業的年青人提供實踐和鍛煉機會，為香港電影業補充新血。首先，我們會再次推出「首部劇情電影計劃」，透過劇本比賽發掘具潛質但未有拍攝機會的電影從業員或大專生/畢業生，讓優勝隊伍獲政府全數資助拍攝商業電影。以每部電影計算，大專組的製作費將增加至325萬元，專業組的製作費將增加至550萬元。

第二，政府將推出新計劃，為製作經費不超過1,000萬元的低成本電影提供最高200萬元的資助額，用於支付在香港進行的製作工序(包括後期製作)和聘用屬於香港永久性居民的電影工作人員的開支。我們期望這項新措施可鼓勵更多商業投資香港的電影製作，為有志投身電影事業的人士提供實踐機會。

最後，我們將會優化現時透過「電影發展基金」向電影項目提供融資的機制，把製作經費上限提升至2,500萬元，以貼近市場中型電影製作的規模。我們預期這將會吸引更多電影計劃向「電影發展基金」申請融資，有助增加香港電影的製作量。

除了上述針對供應鏈的措施外，我們還會從刺激需求方面下工夫。今年我們會聯同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於香港國際電影節期間，推出鼓勵青少年到戲院觀看電影的措施，包括為學生提供票價優惠、舉辦映後座談會等，以培養學生及青少年欣賞電影的興趣。

有好的電影和觀眾羣，我們也需要相應的硬件配合。電影院是市民熱門的社交和娛樂場所，連繫觀眾和電影。《施政報告》提出，政府會考慮在重點文化及娛樂發展區域預留空間發展電影院，並研究如何在土地出售及規劃上配合電影院的發展（並非如有報道所指預留土地）。我們考慮的因素並不是扶助電影院商，而是電影院在推動電影產業所發揮的功能。

香港的電影工作者過去「一步難、一步艱」地為本地電影業建立輝煌的基礎，不少香港電影成為了我們這個城市的集體回憶。我深信只要羣策羣力，香港的電影事業定能再創新高峰！